

贾平凹（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、茅盾文学奖得主）

吴克敬进入文坛，是一种典型。他热爱散文，更热爱小说，笔力是宽博的，文字更有质感，在看似平常的叙述中，散发着一一种令人心颤的东西，在当今文坛写得越花哨越轻佻的风下，使我看到别一种生活，品味到别一种滋味。

熊召政（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得主）

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纷扰烦乱，在他人，只是领略了些许表面的东西，吴克敬眼光独到，他能透过表面，发现潜藏在深处的意蕴。我惊叹他对历史信息的捕捉与表达，但我更惊叹他对现实生活的挖掘和描述，《含泪的信天游》一书，充分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。

雷达（著名文艺评论家、茅盾文学奖评委）

《手铐上的蓝花花》里，阎小样是个贫寒女子，却有着天使一般的声音，唱起信天游能叫人迷倒、心碎。吴克敬抓住这一勾人心魂的情感因素，以陕北为基地，写了数部脍炙人口的作品。他的笔下有特殊的西北风味，把他一贯的沉思与思考都融汇其中了。一个人能在这浮华的、一切速成的时代里倾心打造自己的文学世界，这该是多么可贵的事，又是多么幸福的事。

含 泪 的 信 天 游

ISBN 978-7-80680-902-0



9 787806 809020 >

定价：23.8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

含泪的信天游/吴克敬著: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0.10

ISBN978-7-80680-902-0

I. ①含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97733号

含泪的信天游

作 者 吴克敬
责任编辑 支旭仲 马凤霞
整体设计 高 微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Tbwyzb@163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西安力顺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字 数 220千字
印 张 12.5
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680-902-0
定 价 23.80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710016



拉手手

01

枣树开花的时节，坡梁上的草也就肥了。

是肥成大海一般的样子呢，满坡满梁绿草，都像受了某种神秘力量的鼓舞，奋勇地向上长着，有风吹来，便又羞涩地伏下去；才伏下去呢，却又迅速地挺起来，起起伏伏，总是难以平静。在坡梁上刈草的段枣花，心里也是这样，像长了草似的，起伏着不得平静。她是想起狠心的哥哥祝金虎了，心里想着呢，就要直起腰来，朝着缠在坡梁上的那条山路眨一眼，她这样痴情地眨着这条飘飘摇摇的山路，仔细算来，该有八冬六夏了。

段枣花的条子顺，盘子亮，是枣树圪梁村人见人爱的俏婆姨。她眼眨着的这条山路，从坡半凹的村口漫上来，游蛇一样漫到梁顶，一直地漫向前去，漫到段枣花看不见了，还要继续往前漫的……过去，这条路是很宽的，也是很喧闹的，段枣花就是从过去宽敞喧闹的路上走来，嫁给她的哥哥祝金虎的。恩恩爱爱过了两个年头，她的哥哥祝金虎说他不能窝在枣树圪梁，他要出去，要到繁华的大城市里去，寻找新的生活。她的哥哥祝金虎说走真就走了，也就是从这条路上走的，从他走了以后，这条路便慢慢地窄下来了，静下来了。所以窄，是被疯长的野草占去了；所以静，是来去的人少了。枣树圪梁村，从祝金虎走出去后，像他一样的后生，串通着，一个一个的，差不多都走出去了。

望穿秋水，段枣花想她眨着山路的眼神，应该就是那个样子呢。

段枣花这样子眨着，是想眨见出走的哥哥祝金虎从这条路上走回来的。她眨不见狠心的哥哥祝金虎，却在挥镰刈草的这个下午，眨见了一个衣着邋遢的后生，背着个肥大的行囊，从这条曲曲弯弯的山路上走来了。

看样子，这是个城里来的后生哩。

他的肩背上，驴子一样驮着个肥大的行囊；手里呢，还端着个炮筒子似的照

相机，见着什么都新鲜，都要把他的炮筒子瞄上去，“咔嚓、咔嚓”拍几下。

段枣花早就瞧见他了。起先只是远远的一个黑点儿，走得近了，这就瞧见他上坡梁上密密匝匝的枣树林子来了兴趣，把他的照相机，推远了拍几张，然后又扯近了拍几张，有时候呢，就还把照相机的镜头凑到枣树的枝叶上拍几张，把他拍得兴趣盎然，不亦乐乎……后来，他居高临下地看见了窝在半坡凹里的枣树圪梁村了，就手遮前额，把散散乱乱的村子看了一个仔细，这才小心地端起照相机，换一个角度，“咔嚓”拍一下，换一个角度，“咔嚓”又拍一下，惹得段枣花直起腰，手握一把亮闪闪的弯镰，在半空里掂了掂，嘴巴动着，默着声怨他了。

段枣花说：贪心的城里人，你还能把枣树圪梁村吃进你的照相机里不成？

段枣花的埋怨是没出声的，奇怪的是，却像被城里后生听见了似的，他把拍摄村景的照相机镜头收了回来，对着刈草的段枣花又拍上了。他拍段枣花的那份专心，超过了他前头的一切拍摄兴趣，没完没了，段枣花弯下腰刈草了，他“咔嚓”拍一下，直起身擦汗了，他又“咔嚓”拍一下……他这么很有耐心地拍摄着，还要一步一步朝着段枣花刈草的沟坡上挪，挪一步近一步，近得都快探上段枣花刈草的镰刀了。这让段枣花焉有不恼的理由，她是又恼又羞呢，心想他是谁呀？咋是这么的轻薄？咋是这么的不知羞脸？

缠在梁梢上的大路，恰在这时，传来了一阵铃铛清脆的“哇哇”声。

那是段枣花的妹子祝金花回家来了。

祝金花骑在一头拴了红绸带和铜响铃的小毛驴上。很受段枣花喜爱的祝金花，在山那边的乡办小学读书，路太远了，去学校不方便，段枣花央求爷爷拴了这头小毛驴，来为祝金花代步了。段枣花还嫌祝金花在路上寂寞，又找了一个皮圈，拴上一圈串铃，戴在小毛驴的脖子上，使小毛驴碎步走着，就是一路不绝于耳的铃铛声，哇哇哇……哇哇哇……这样的景致，在陕北的旧日历中，是相当普遍的，到了现在，就很少见了。

祝金花在学校刚学了一曲信天游吧，斜骑在毛驴背上的她，就很嘹响地唱着了。段枣花听得出来，这是学校老师改良过的信天游，如今不知叫什么名字，原来是叫《探不上采花心里头爱》。这样一曲满含情爱味道的信天游，从祝金花这样的小女子嘴里唱出来，听来就更有意思了。

一朵朵红花半崖上开，
探不上采花呀心里头爱
打碗碗花儿遍地开



把你的白脸脸呀调过来。

……

城里后生名叫柳五洲，他的父亲柳君红在陕北插过队。柳五洲从父亲的嘴里听到过这样的景致，当然，他还从电影和电视的画面上看到过这样的景致，他听了，看了，只是觉得很美，是那种深藏在传统里的美啊！蓦然间，这样的景致撞入了他的眼睛，就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美了。那么是什么呢？柳五洲一时还说不清楚，而且他的照相机镜头也没时间让他去多想，本能地，他调转头，寻着祝金花骑着毛驴吼唱信天游的身姿，用他照相机的镜头，远远地瞄着，“咔嚓”按了一下快门……显然了，只按一下快门是不够的，城里后生柳五洲向他刚还专心拍摄着的段枣花挥了一下手，算是给她打了一个招呼，然后呢，就追着骑在花红毛驴背上的祝金花去了。他一蹦一跳地，在满是荒草的坡地上蹦跳几步，就会停下来，举起手里的照相机，对着祝金花和她骑着的小毛驴按一下快门……他按响快门的心是专注的，段枣花隐约看得见，城里后生那张青春俊朗的脸上，荡漾着的，就满是惊讶和喜悦了。

小毛驴脖子上的串铃声该是很好的音乐伴奏了，骑着小毛驴的祝金花，还没察觉有人追着她拍照片，如同枣树枝条般的腰身儿，随着小毛驴的蹄脚声，很有韵致地摇着，一边摇着呢，就还一边唱着她的信天游。

白格生生脸脸黑格油油头，
红格嘟嘟嘴唇馋死人。
风尘尘不动树梢梢摆，
什么风把你刮得来。

追着祝金花拍照的城里后生柳五洲，兴奋得都要大喊大叫了。他听他的父亲柳君红一伙插队陕北的知青，在北京聚餐喝酒时唱过这样的信天游，他是爱听这样的信天游的，在父亲他们插队陕北的知青唱着时，他曾忍不住大喊大叫过。但在这里，他喊叫不出来了，他怕惊了骑驴的祝金花，耽误了他拍出好照片。于是，段枣花看见蹦跳着的城里后生柳五洲，对着她的小妹祝金花，就只有不断地按快门了……就在他又一次举起照相机，对着祝金花拍照时，却是毫没来由地扑爬在草坡上了。

02

段枣花破命地喊叫她的小妹祝金花了。

变脸失色的段枣花，在城里后生柳五洲扑爬地上时，起初并不觉得有啥问题。在凸凹不平的草坡上蹦跳，偶尔地摔上一跤，会有什么问题呢？不会有吧。段枣花就曾在草坡上摔过跤，村上的人呢，也有不少在草坡上摔过跤，这没有啥奇怪的，摔倒了，自己爬起来不就对了。但这城里后生柳五洲的跤摔得不同，没做任何辅助动作，直接地扑爬在草坡上，扑爬倒了，也不起来，甚至是动也不动，这让眯着他的段枣花就要奇怪了，忍不住呢，还捂了嘴偷偷地笑，正笑着呢，觉出了问题来，就突然地不笑了，扔了手里的镰刀，撒开脚丫子，向着城里后生柳五洲扑爬的地方跑……快跑近了，段枣花又慢下脚步，嘴里呢，“哎，哎，哎”地轻唤着城里后生柳五洲，见他还没动静，这才真正地失慌起来，伸手抓住城里后生柳五洲的一条胳膊，把他拉着翻过身来，见他的脸是白的，是那种不见一点血色的白，而且还有一层细汗，亮晶晶地涂在他的脸上，让人觉出他有一种垂死的危险……死死咬着的牙齿，却还像只吃草的羊儿，滑稽地叼着几根肥硕的草叶。

段枣花喊叫着，喊叫的声音有些凄厉：金花呀，你快过来！

祝金花是还唱着信天游的，当下住了口，应着嫂子段枣花：甚事吗？你听你喊叫的。

段枣花不让祝金花问，喊她说：话咋多得很。

祝金花就不问了，知晓她的嫂子遇到事了，很难场的事呢！这便跃身跳下小毛驴，向她嫂子段枣花喊叫的地方跑去了。

段枣花却还喊叫祝金花，说：把你的毛驴儿一块牵着来。

祝金花就很听话地转过身，抓住被她松了手的驴缰绳，“得儿——得儿——”吆喝着，一声比一声急地走来了。她像她的嫂子一样，倏忽看见草坡上躺着的城里后生柳五洲时，也是慌得不行，嘴里呢，就还毫无主张地说着了。

祝金花说：这是咋的了？

祝金花嘴里说着，手上就帮着嫂子段枣花来扶昏软在草坡上的城里后生柳五洲……背着个巨大的行囊，举着一架照相机的城里后生柳五洲，要说祝金花早在她上学的乡街上见过了。祝金花当时见到这个城里后生柳五洲时，觉得他的行为

是怪异的，因此，就特别地引人注目了。窝在陕北沟沟梁梁的乡街，所能看到的，差不多都是左近村庄的人，穿着和说话，也都如陕北的沟沟梁梁一样平常，大家即便不晓得对方的姓名，却也都有见过面的那样一种熟悉。城里来的这个后生，他不一样，穿着该是洋气的，是那种邈里邈远的洋气，在乡街上晃荡着，身后总是跟着许多人，大家像看西洋景一般看着他，而他还没知觉，只管在乡街上晃荡着，终于，有人忍不住，问他话了。

问他话的人说：你是来收大枣的吧？

城里后生柳五洲摇头了。

问他话的人就还说：那你就是来收洋芋了？

城里后生柳五洲就还摇着头。

在他们这一带，大枣是个特产，洋芋是个特产，再者还有羊肉和羊皮，一些外来人到了这儿来，差不多都是奔着这里的土特产，是来做生意的。大家的意识里，对外来人积累下来的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印象。这个摇头晃荡的城里后生柳五洲，他要做什么呢？

他呀，干脆就是一个不着调调的闲人。

你看他么，一身蓝色的厚布裤褂，被水洗得这儿深了，那儿浅了，交关处呢，又还破了，或者大一点，或者小一点的洞眼，也不去补，任凭那大大小小的洞眼儿烂着线头……他晃晃荡荡地走到一个摆摊卖羊肉饸饹的锅灶边，就很自然地举起照相机拍照，拍了照，就还要摊主给他盛一碗，热汗淋漓地大吃几口。接着呢，还要在乡街上晃荡，看见摆摊卖荞面碗坨的，看见摆摊卖糜子软糕的，看见摆摊卖洋芋擦擦的，他就还要举着照相机拍照的，照例是，拍了照还要摊主给他弄上一些，热汗淋漓地大吃几口。他那么拍着照片，吃着饭食，把肚子吃得鼓鼓的了，吃不动了，却还一直地又是拍照片又是吃饭食，嘴里呢，还念念叨叨，说是吃撑了！吃撑了！但他管不住自己，依旧拍着照片吃着饭食，把他吃得都要举起巴掌在他鼓鼓的肚腹上敲了。

鼓腹而歌。跟着城里后生柳五洲看西洋景的祝金花，当时就想到了老师教她的这句成语，她笑了。

一起跟着城里后生柳五洲看西洋景的人都笑了。

被笑的城里后生柳五洲，看着笑他的人，自己也没心没肺地笑了。他笑着呢，却也向大家问了一个问题。

城里后生柳五洲问：谁知道枣树圪梁村怎么走？

在乡街上，知道枣树圪梁村的人不只祝金花一个人，不等她说，早有其他人给城里后生柳五洲说了。而城里后生柳五洲要答谢人家，给人家照一张相的，

倒把他指路的人吓得满街乱跑，让人觉得城里后生柳五洲就更有趣了。

是这样一个人，怎么就扑爬昏晕在枣树圪梁村的草坡上呢？

祝金花是不能多想了，她在嫂子段枣花的招呼下，扶起城里后生柳五洲，先把他背上巨大的行囊卸下来，又把他脖子上挂着的照相机摘下来，然后就姑嫂二人，齐心协力地把昏晕的城里后生柳五洲弄上了毛驴背，使毛驴儿脖子上的串铃哇哇乱叫地回了家。

经验丰富的爷爷，翻着城里后生柳五洲的眼睛看了看，就晓得该怎么办了。

爷爷帮助段枣花和祝金花姑嫂，把横驮在毛驴背上的城里后生柳五洲，抬到他住着的窑洞，把他叠着的铺盖塞在城里后生柳五洲的身下，让他斜躺着，就让段枣花去端枣红酒去化枣花蜜水。

爷爷说：喝一口枣红酒，再来一碗枣花蜜水，他就没事了。

喘得驴吼一样的段枣花和祝金花，闻听爷爷这么说，就都把提着的心放了下来。

段枣花去取枣红酒和化枣花蜜水了。爷爷就还指派祝金花，让她去拿一把地茭茭来。

段枣花一手端着枣红酒，一手端着枣花蜜水——那枣红酒是浅浅的一碗底，那枣花蜜水就是海海的一大碗——端了来，先给城里后生柳五洲小心地喂枣红酒，然后就又喂枣花蜜水……祝金花呢，就把她拿来的地茭茭，按在城里后生的鼻头上让他嗅。枣红酒灌了，枣花蜜水呢，也快喂完了，城里后生柳五洲的嘴唇鼓了鼓，突然地打了个喷嚏，闭着的眼睛也便慢慢地睁开了。

睁开眼睛的城里后生柳五洲，先是一阵的懵懂，骨碌碌翻转的眼珠子，茫然地看着给他又是喂枣红酒，又是喂蜂蜜水的段枣花，和拿着地茭茭给他嗅的祝金花，渐渐地明白过来了，确信她们是他照相机镜头里的人，白生生的脸上，蓦地生出大片的红晕来。柳五洲笑了，知道是他遭遇不测时，正是他镜头里的她们救了他。

段枣花到这时才长出了一口气，她说：城里人呀，你可醒来了！

城里后生柳五洲从俩人的抱怨声里，听出了她们对他的关怀，他就只有感激了。但他一时还说不出话来，拿眼盯着救了他的两个美丽女子看时，站在一旁的爷爷也说话了。

爷爷说：你个城里人，看来还得歇在我这儿，再喝几天枣红酒和枣花蜜水的。

城里后生柳五洲把他感激的目光就又转移到爷爷的脸上了。他承认满脸“渠沟”的老爷爷说得对，摸准了他的脉象，好些年了，他总是血糖低，遇着体力透

支，不及时补糖，就可能发生吓人的休克症状。他的背囊里，是准备了巧克力和奶糖的，他举着照相机，拍摄段枣花和祝金花，还有枣树圪梁村的村景和满坡上的枣树林，他拍摄得太专注、太投入，忘了吃一块巧克力或者奶糖，这就招致了昏晕草坡的一幕。满腔子涌动着感激热浪的城里后生柳五洲，觉得他眼里的老爷爷、段枣花和祝金花在慢慢地模糊着，他知道，那一定是汹涌的泪水漫溢出来了。

脸上珠子一般挂满了泪水的柳五洲，感觉枣花蜜水的甜味还盖不住枣红酒的香醇。此时此刻，作为药引子的枣红酒，是太特殊了，柳五洲搜索着他的味觉记忆，知晓这该是他父亲柳君红给他喝过的枣红酒，父亲把枣红酒一直珍藏着，只有到了他们一伙插队陕北的知青朋友在一起时，才舍得拿出来喝的。

03

你是谁呀？怎么独自一个人到这遥远的陕北来了？

一连几天，被段枣花一家亲切地称为“城里人”的城里后生柳五洲，很想从段枣花、祝金花或是老爷爷的嘴里听到这句话。但是没有，段枣花没有问，祝金花没有问，老爷爷也没有问，可是他们都像亲人一样，伺候着城里后生柳五洲的一日三餐，特别是段枣花，到每餐饭时，都要给他这个城里后生，取来浅浅一小碗的枣红酒，化好海海一大碗的枣花蜜水，端到他的面前，看着他，让他香香甜甜地喝进肚子里去。

老爷爷说的没错，枣红酒、枣花蜜水是对着城里后生柳五洲的病症的。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起来了，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好。

枣红酒带着些淡淡的红色，枣花蜜水带着些淡淡的绿色。柳五洲没见过怎么酿制枣红酒，但他来到枣树圪梁，用他的照相机镜头扫描满坡满梁的枣树林时，是抓了几个特写的。特写里就有辛勤采蜜的蜜蜂，奋勇地振动着它们小小的翅羽，周旋在一疙瘩一疙瘩繁密的枣花中，吮吸着枣花里的蜜汁。那枣花的色彩，是带着些绿意的，蜜蜂酿出的枣花蜜，自然地也带着些浅浅的绿了。

在段枣花家的窑背上，是有几个土垒的蜂窝的，出出进进，总有一群一群的蜜蜂，或是飞到枣花烂漫的枣树林里去采蜜，或是采了枣花蜜回到窝里来酿制，那样的纷纷乱乱，那样的勤勤恳恳，真是要让人感动哩。

红光光的日头照直落在段枣花家的窑院时，老爷爷搬了一把木梯，搭在窑背上上来割蜜了。

割蜜的时节，家里的人都是兴奋的，蜂窝的门打开了，就有更多的蜜蜂飞起来，满天都是嗡嗡的叫声。老爷爷的头上，戴着一个简陋的纱罩儿，守卫着窝巢的蜜蜂，大概不愿意老爷爷抢割它们的枣花蜜，就都前仆后继，向老爷爷的头罩和身上扑……段枣花、祝金花都在设法帮助老爷爷，她们俩，提桶的提桶，摇蜜的摇蜜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城里后生柳五洲想他也该搭把手的，但他还没接近采蜜的老爷爷，就有蜜蜂向他进攻了，有一只在他脑门上“吻”了一下，有一只在他的脸腮上“吻”了一下，有一只绝的，干脆在他的嘴唇上“亲”了一下，他便只有“哇哇”地干叫着，逃离到一边。

老爷爷来给城里后生柳五洲上药了。

笑哈哈的老爷爷说，不是你的身子需要枣花蜜，我是还要等些日子才割蜜的。老爷爷的话，说得城里后生柳五洲的心里热乎乎的。老爷爷还说，蜜蜂蜇了你，你不要怕，那也是有益于你的身体的，我们这里，有些病症治不好，捉几只蜜蜂在皮肉上蜇几下，反而就好了。老爷爷说着，就把粘在手指上的蜂蜜往城里后生柳五洲的蜂蜇处涂了些。他边涂边说，一会儿就不红不肿不疼了。

见多识广的老爷爷，几乎成了城里后生柳五洲的监护人。

老爷爷、段枣花和祝金花对城里后生柳五洲无微不至地好着，倒使城里后生柳五洲的心不安起来，他不好意思在这里多停留，却又拧不过热情的老爷爷，就只有心怀忐忑地留了下来。便是他的这点心思，也被老爷爷看破了。

老爷爷告诉他：城里人，别脸皮薄，胡思乱想，看你走路都跌爬扑，还不踏实住下来，好好喝上几日枣红酒、枣花蜜水，把你的身子骨养壮实。

柳五洲只好客随主便，在老爷爷家老实住了下来。几日后，老爷爷和段枣花从羊圈里选出一群肥羊，赶着要去乡街上卖给贩子。这是老爷爷家的主要经济来源。他把选出的羊从窑背后的山洼里赶出来，便就直接上了缠在山上大路。祝金花上学去了，段枣花担心老爷爷一个人照顾不过来，也就相跟上去了。柳五洲看着新鲜，不想不劳而获地住在老爷爷家里，也就跟着去了。一大群羊像是落在坡梁梁上的云朵，忽忽悠悠地向前飘着，老爷爷和段枣花默默地跟着，谁都没有说话。柳五洲就很奇怪，他看着老爷爷和段枣花，发现他们俩的眼神颇为落魄，他们眼盯着云朵一样飘着的羊，盯上看上一阵，又还要抬头看天的，天色真好，蓝蓝的像水洗了一样，也有一朵一朵白如棉花样的云彩，在忽忽悠悠地飘动……老爷爷和段枣花很在意地把天看了一阵，就又低下头来看他们就要卖给羊贩子的羊群了……柳五洲明白了，他们落魄的眼神是为着羊群的，在老爷爷和段枣花的

就再没有眼黑过，也再没有黑眼失脚地扑爬地上。

城里后生柳五洲还想听老爷爷往下说的，他却突然刹了闸，不说了。不说就不说吧，又还抬起干硬的手，在他湿汪汪的眼睛上抹了一把，很是羞涩地笑了起来，还说他，老了老了呢，就爱念想过去的事，不说了，说了丢人哩。

好像不只城里后生柳五洲想听老爷爷讲他过去的故事，一些采蜜的蜜蜂也想听老爷爷讲过去，“嗡嗡嗡嗡”飞了来，围在老爷爷的身边，飞个不停。

城里后生柳五洲就想，老爷爷流泪的叙述，应该还有更精彩的在后头呢！

是个怎样的精彩呢？城里后生柳五洲兀自想着，似乎想得有些眉目了，又似乎什么眉目都没有，便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。

旁边照顾羊群的段枣花却不让城里后生柳五洲笑，拿她眼睛里的“锥子”戳了他一下，给他说：你看你那笑么，有啥好笑的？

城里后生柳五洲感受到了段枣花目光的锋利，他不笑了。

段枣花制止住了城里后生柳五洲的笑，转过脸来又制止老爷爷的哭了。同样，她用眼睛里的“锥子”把老爷爷戳了一下，给他说：你看你那泪么，有啥好流的？

老爷爷也就止住了泪。

但是老爷爷还是说了他在走西口路上的故事，说他养身子的那户人家，是有个妹子的：

人样儿长得稀罕，信天游又唱得特别好，唉唉，把人在他家养得……我都不想回家来了。

听着老爷爷的故事，城里后生柳五洲想他在这个温馨的家里，喝着枣红酒和枣花蜜水，差不多也积累起与老爷爷一样的心愿了。

老爷爷的故事讲完了，不再说话了，柳五洲却打开了话匣子，把他心里藏着的一堆话，滴水不漏地都说出来了。他说让我怎么说呢，从我获救在你们的家里，好些天了，好吃好喝地把我待着，你们也不问我是谁，我是从哪儿来的，又要到哪儿去！你们也太放心了。

老爷爷憨憨地笑着，倒没说啥。段枣花是不依的，接着城里后生柳五洲的话说了，说他说得奇怪，我们为啥要知道你是谁？知道你从哪儿来？又要到哪儿去？我们只知道你是人就对了。你病倒在我们的枣树圪梁村了，我们照料你，要你好起来。

城里后生柳五洲还是不理解，说：我要是一个坏蛋呢？

段枣花就笑了说：咋了，坏蛋不是人？

城里后生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他没说的了。

草坡上有一片刈倒的青草，晒了两个日头，已经晒得干透了，原来流油的深绿，因为日晒，也变得失色了许多，透着一种让人伤心的浅绿。这就是草的命了，好像生来就是挨刀的货，生着的时候，一蓬一蓬努力地生着，摇摇摆摆地升高了，就得把它刈倒了喂羊。

那是父亲柳君红眼里的景致，他给柳五洲动情地描绘过，一群一群的，像是一团一团的白云，就在起起伏伏、没头没尾的陕北厚土上，自由自在地游动着，哪儿草肥，哪儿就有羊群，放羊的汉子，手拿着一把放羊铲，随着羊群的漫游而漫游，自然也是自由自在的。

自由自在地游走，自由自在地大吼信天游：

背靠黄河面对着天，
陕北的山来套着那山。
宅埝子柳树河湾湾生，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翻了架圪梁拐了道弯，
满眼都是黄土山。
满天天星星满天明，
有两颗不明就是咱二人。

原来的陕北，羊儿都是放养的。现在有了变化，要保护生态，保护环境，政府号召大家扎圈养羊了。这样一个变化，起初呢，大家是不习惯的，思想上就还十分抵触，上古流传下来的放养形式，哪能说改就改呢。没办法，政策规定搁在那里，你把羊群赶到坡上去了，就要重重地罚你，而你把羊群圈养起来了，就还有一大笔的资助，两相比较，大家就都扎圈养羊了。而且是，大家从圈养当中看到，坡梁上的植被明显好了起来，一年比一年好，便是原来荒裸的地方，几年的自然修复，绿汪汪地也都生出草来了，这可正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情景哩。

段枣花的家里也扎了一个大大的羊圈，就在她们家的背埝上，离家不是很远，也不是很近。柳五洲去看了，一群又肥又壮的羊儿，“咩咩咩咩”地叫着，哪一日不得好好喂着？是这样，段枣花就要不失时机地去草坡上刈草，一部分呢，要当日背回来，撒在羊圈里，让羊儿任意地啃吃；一部分呢，就要晒干了背回来，积攒成大大的草垛，以便到了枯草季节，供应羊群啃食。

正是草肥待割的时节，段枣花无一日不去撵坡刈草。

这实在是个劳力的活儿，在段枣花的家里坐享了几日现成的柳五洲，说啥也

要帮助这个善良友爱的家庭做些活儿的。因为他看到，不仅段枣花整日不歇地撵坡刈草，就是年迈的老爷爷和上学的祝金花，逮着空儿，也要帮助段枣花撵坡刈草去的。

柳五洲看见段枣花家的羊圈里，那么大的一群羊，那么多的嘴巴，一刻不停地嚼着草，也真够段枣花一家人忙活了。

磨镰不误割草功，老爷爷每天饭时，都要蹲在窑院的那个磨石边磨镰的。老爷爷把水浇在磨石上，按着镰刀，向前推一下，向后拉一下，“嚓啦——嚓啦——”极富节奏地磨着，磨到后来，老爷爷会随手捡起一根草茎，在镰刀上试一下，确信磨得非常锋利了，这才会交给段枣花去刈草的。

城里后生柳五洲就是在老爷爷磨镰时，嚷嚷着提出了他的要求的。

柳五洲说：爷爷，给我也磨一把镰吧。

老爷爷看着他说：给你磨镰做啥呀？

柳五洲说：刈草么。

老爷爷便乐了起来，说：城里人，你会刈草吗？

柳五洲说：我小时候还不会吃饭哩……啥事情，都是从不会开始的。

老爷爷便点头了，说：你这个城里人，是个会说话的。

老爷爷夸奖着柳五洲，还真找来一把旧镰，给柳五洲认真地磨起来了。

跟在段枣花的身后，柳五洲走在漫无际涯的草坡上，他发现没有一株草不是肥的，只走了一会儿，草的汁水就把他的白色旅游鞋染绿了。不过，柳五洲还不认识这些草，不知道这些草的名字。是段枣花告诉他的，说你别看到处都是草，但不是什么草都能喂羊的，咱到草坡上来，就是要拣羊儿好吃的草去刈的，比如羊涎水、毛胡子、刺苋蔓……这些就都是肥羊的好草哩，但是最好的草呢，应该要数地茭茭了。

段枣花每给柳五洲讲完一种草，她都要掘上一把让柳五洲看。在她说了地茭茭，并在草坡上掘了一把地茭茭让柳五洲认时，柳五洲敏感地嗅到了一股冲鼻的香气，这就是他昏晕过去的那天，祝金花搭在他鼻腔上让他嗅过的草了。

香气熏着柳五洲，他像那天一样，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喷嚏。

柳五洲从段枣花的手里接过地茭茭，就还凑到鼻子上嗅，他发现这个开着紫色小花的植物，香得让人心醉。

柳五洲问段枣花了，说：怎么这么香啊？

段枣花就给他说了，这是她们陕北的神奇哩。你听人说，陕北的羊肉鲜，陕北的羊肉嫩，陕北的羊肉好吃，那就是因为陕北的羊儿有地茭茭吃。便是杀了羊熬汤，往汤锅里丢一把地茭茭，熬的羊汤就会除去膻腥气，变得香鲜好喝呢。

俯下身子，段枣花选了一片草坡，率先刈起草来了，柳五洲学着她的样子，亦步亦趋地跟着也刈起草来了……宽广的草坡上，这里那里，这儿那儿，还有许多像段枣花和柳五洲一样的刈草人，也不晓得是谁，刈着草呢，还唱起了信天游。

对面山的那个圪梁梁上站了一个谁？

那就是勾人心的三妹妹。

三妹妹在那个圪梁梁上招一招手，

把我的那个哥哥哎魂扯走。

……

哥哥么你要爱呀就实实在在地爱，

那什么脸上发烧开不了口。

你快来咱的圪梁梁上，

咱哥哥妹妹就死活不分手。

05

起伏不定的坡坡梁梁，就如一个自然的大舞台，装饰点缀着这舞台的，是那绵延不绝的草地，是那飘荡在高天上的云彩，还有阵阵冲鼻的香气。其中，就还有“嗡嗡”振翅的蜜蜂，这些可爱的小精灵，是冲着草地上的绚烂的花儿飞来的。城里后生柳五洲算是一个手巧的人，他学着段枣花的样式一镰一镰地刈着青草，他学得很认真，一板一眼地做，虽则笨拙，却很用心，过了不长的时间，他就能很好地刈草了。在他的身后，经他手刃的青草已然铺晒开来，有了一大片……这时候呢，他也认识了羊涎水、毛胡子、刺苋蔓等等羊儿好吃的草了，同时，他重点认下了地茭茭。杂生在草坡上的地茭茭，没有其他草儿生得挺耸，没有其他草儿生得肥腴，但它却生得独特，不与其他草儿论高低，不与其他草儿争地位，就那么毫无怨言地交织在无边无际的草色里，一丛一丛，一簇一簇，张扬着它近乎弱小的紫色的小花，吐露着它淡淡的特有的香气。

除此而外，柳五洲还认识了山丹丹花，奔放、热烈的山丹丹花呀！再还有兰花花，沉郁的、含蓄的兰花花啊！手握镰刀的柳五洲，总是小心地躲开这些生

在陕北厚土上的花儿，让它们以自己的娇艳和美丽，装点这里的山山水水。

这一回是段枣花要唱信天游了。

段枣花刈草的技术和速度，自然要比柳五洲高超和快捷许多，她弯腰飞镰，刈草的模样，在柳五洲看来，简直就像一种绝妙的舞蹈，是在任何舞台上都看不到的舞蹈啊，柳五洲几乎要陶醉了！他还看见，段枣花总是迅速地刈倒几把青草后，往身后铺晒的，在向身后铺晒时，也还都要回头再看一眼的。她回望的眼神，柳五洲注意了，是带着一种隐隐的忧伤的。柳五洲猜摸不透，段枣花是为她手刃的青草而忧伤呢？还是为她自己忧伤？

柳五洲是猜摸不透的，他甚至想问，但又问不出来，他就只有静心地聆听段枣花唱着信天游：

拦羊哥哥上了山，
满口口信天游唱不完。
为甚唱得这么甜，
吃了奶子泡捞饭。
羊奶子泡捞饭香喷喷，
妹妹就时时把你想。

比较起来，这是柳五洲熟悉的一曲信天游，他的父亲柳君红唱得就很好。现在是段枣花唱了，跟上她演唱的节奏，柳五洲也是能唱几句的。但他没有，安静地听着段枣花唱，他得承认，段枣花唱得真格是好，没有音乐伴奏，没有麦克风扩音，就在这荒草坡上，自然自在地唱着，倒比在专业舞台上的专业歌唱家唱得还好听。当然了，也比他插队陕北的父亲等一帮知青唱得好。

柳五洲知道段枣花唱的这曲信天游叫《妹妹时时把你想》。他静静地听着，一时忘了刈草，到段枣花扯长了声调落下最后一个音，他就急不可待地喝彩了。

柳五洲喝彩的声音太大了，喊出来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：好！

段枣花拧过身来，一张脸上飞满了红晕，她说：我没唱好。

柳五洲是不同意的，说：还没唱好？再好怕是中央电视台都收不住了。

段枣花听出柳五洲的赞赏是真诚的，就说：那我再给咱唱一曲。

柳五洲便扔了手里的镰刀，又是跳脚，又是鼓掌地欢迎了。段枣花呢，也不扭捏，清了清嗓子，就又唱起来了：

山顶子上刮风树林林闪，

月亮地里等人好心乱。
正月走了你没再来，
留下些好吃的都放坏。
六月里黄瓜下了架，
空口说下些哄人的话。
韭菜割了它还会出苗，
哥哥你走了咋不回来？

这一曲信天游，对于柳五洲是陌生的，他没有听过。但他听得新鲜，听得有趣，此外呢，还听出了无奈和感伤。柳五洲看着段枣花，想从她的嘴里知道这是一曲什么样的信天游，可他看到的段枣花，在把这曲信天游唱罢后，没有和他说话的意思，兀自站立了一会儿，向着山梁上远远地眺了一眼，就又转着她手里的镰刀，风车一般转了几圈后，就又弯下腰，利利索索地刈起草来了。

看着段枣花矫健的刈草姿态，柳五洲的眼睛迷离起来了，他后悔撵坡刈草来时，怎么就没带着照相机来，如果照相机在他手边，他是要把段枣花刈草的美好姿态拍下来的。他相信拍出这样一幅照片，拿到任何形式的摄影展上去，都会吸引参观者的眼球的。

镰刀在段枣花的手里，好像就不是镰刀了，她眼前的青草，也都不是青草了。镰刀和青草，还有天上浮游的云彩，四处飞荡的蜜蜂和蝴蝶，围绕着段枣花，就都成了她劳动的点缀……恍惚之间，柳五洲有点明白他为什么到陕北来了。

而在此前，他自己是糊涂着的，觉得是一种鬼使神差，觉得是一种不可思议，在这个时候，他是有了一些觉悟了。

是个什么觉悟呢？柳五洲沉浸在段枣花的信天游和刈草的美好姿态里，胡思乱想着，一会儿又糊涂了起来，想不出个头绪了。

像段枣花一样，柳五洲又刈起草来了。这时候，再挥镰，柳五洲差不多也能像段枣花一般自如了，好像那镰刀，就是他伸长的胳膊和手，轻轻地扫过，就有一把汁水飞溅的青草，断了根茎，顺从地躺在他身后的坡地上……不由自主地，柳五洲还要胡思乱想，他想段枣花唱的信天游，应该是唱给她打工在外的哥哥祝金虎听的吧。

柳五洲已经知道，段枣花的哥哥祝金虎，是在北京城里打工的，在那么远的地方打工，祝金虎可还听得见妹妹段枣花的信天游？这是可以肯定的，段枣花的哥哥祝金虎是听不见的，他又没生出个顺风耳，在遥远的北京城又怎么能听得见呢？

祝金虎听不见，柳五洲是听见了。

这样想着，柳五洲就很欣幸了，觉得他好有福气，手上挥舞的镰刀，也就随着他的心情，变得欢快起来……草坡上的段枣花和柳五洲，埋头刈了多长时间草呢？柳五洲是没有知觉了，他只感到自己的手太少，恨不能多生几双来，就能把草刈得再快一些，就能赶上段枣花了。他正这么想着呢，段枣花却丢下手里的镰刀，不再刈草了。

段枣花走到柳五洲的身边，给他说：累了吧，咱歇一会儿。

听段枣花这么一说，柳五洲就真感到手腕子的疼痛，腰眼儿也酸酸地难受。于是，他也丢下了镰刀。

柳五洲是坐在他刈倒的一把青草上歇息的。段枣花呢，挨着他，不远不近，也坐在一把刈倒的青草上。本来，柳五洲还想先说话的，说段枣花的信天游唱得好，说段枣花刈草的姿态好，可他还没有说出来，段枣花抢在他的前头就先说了。

段枣花说：你说你，放着城里的福不享，你到我们陕北来找罪受吗？

柳五洲想要回答段枣花的，可他把嘴张了几张，却没有回答出来。

段枣花就还说：你说么，你为了啥来？

06

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呢。放在过去，柳五洲不是没想，只是没有认真想罢了，现在呢，到了陕北的地界上，面对着问他的段枣花，柳五洲就不能不认真想了，想他为啥要到陕北来。对了，是梦中的一个念头吧。

那个梦，柳五洲已经做过很长时间了，好像就在他上中学的时候，他在北京开着“红延安”饭店的父亲柳君红，约了他在延安插过队的一帮知青，在饭店里吃着陕北的地方小吃，喝着陕北的枣红酒，说着他们插队陕北的故事的时候，柳五洲放学回来了，他到了父亲开办的饭店，静静地躲在一边，看他们吃饭喝酒，听他们说话抹泪。

是的呀，父亲柳君红他们都抹泪了。

他们有人说在陕北插队的难过，寒冬腊月的天气，撒泡尿到地上，刚还冒着热气，眨眼的工夫，就结成了冰，冒着的也就成了冷气。是这样，还不能猫在窑